

文学作品選

878

1978



惠民地区建国三十周年文学作品选

惠民地区行署文化局编

一九七九年六月

前 言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为了汇报我区文学创作的基本成就，检阅我区广大工农兵、知识分子作者队伍的阵容，决定征集选编了这部《文学作品选》。

这次选编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故事、诗歌、评论共四十三篇。是我区建国以来发表在全国、省级报刊杂志较有影响的部分作品。但因受篇幅所限，只选了部分作者的一、二篇代表作品。

从这个集子来看，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作品占的比较大。这些作品，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是作者学习、实践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结果。它从不同的角度塑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许许多多的英雄形象，这是对“四人帮”散布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空白论”的有力批判。同时，近几年来我区也涌现了一批文艺新军，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尽管有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它强有力的说明我区文学创作后继有人，前景可喜。

这个集子，是清除“四人邦”文化专制主义的成果，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是调动我区浩浩荡荡文艺大军向着现代化科学文化攀登的一种鞭策和鼓舞。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高，加之涉猎的材料所限，很可能有些较

好的作品被遗漏，乃至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恳切希望广大作者、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惠民地区行署文化局

一九七九年六月





国画山水 陈维信



国画花鸟 李山

目 录

前言·····	惠民地区行署文化局 (1)
---------	---------------

小 说

二爽赶车记·····	邵勇胜 (1)
彩霞东升·····	萧端祥 (13)
封锁·····	杨清广 (19)
钟声·····	亦 石 (37)
静妹·····	段剑秋 (49)
农技修配员·····	佟宝良 (65)
憨二叔进城·····	董洪昌 (76)
两个虎子·····	顾澄郁 (81)

散 文

北京的灯光·····	张春利 (92)
水妮嫂·····	王学苏 (96)
山河颂·····	马元河 (104)

故 事

长桥风云·····	张荣新 耿 毅 董继顺 (107)
三过“八路屋子”·····	魏金永 (144)
智擒刁猴头·····	李 友 剑 秋 (165)

诗

歌

女县长·····	刘光禄 (177)
鱼鳞河·····	飞雪 (180)
山野新歌(组诗)·····	牛明通 (189)
蚕姑曲·····	韩凌泉 (193)
黄河滩谣·····	侯世瑜 (195)
公社的产量·····	王红 (197)
梅园翠柏抒怀·····	李耕田 (199)
在公路上·····	张永华 (203)
北京时间·····	张荣新 (205)
回乡序曲·····	于长奎 (207)
书记蹲点·····	冰茹 (210)
山村女电工·····	刘功信 (213)
送棉车·····	孙建中 (214)
银色的世界·····	李民兴 (216)
盐花·····	周健功 (218)
运盐河上·····	杨卫东 (220)
巡诊归来·····	韩克顺 (222)
育鹰岭·····	宋光华 (224)
公社的枣林·····	曲金良 (226)
夜归·····	何庆峰 (228)
幸福河·····	张子英 (230)
工地红旗·····	马承龙 (232)
彩虹歌·····	崔景文 (234)
省长在咱队伍中·····	王舰三 (236)

胸中永记领袖情·····	王柏先 (239)
革命砖·····	吕寿平 (240)
社员高歌颂党恩·····	杨 光 (241)

评 论

充分发挥工农兵文艺评论队伍的作用·····	赵安亭 (242)
民歌要有民歌的特色·····	王 红 (246)

国 画

花鸟·····	李 山
山水·····	陈维信
锦秋即景·····	乍启典

封面设计：乍启典

二 爽 赶 车 记

邵 勇 胜

一

麦季丰收以后，生产队里的牲口普遍剧增，过得硬的赶车手显得有些紧张了。在队委会上，支书提议说：“培养赶车手，咱也来个两条腿走路吧，各队继续叫老手带新手；同时，大队也要办个训练班，叫震辉老汉帮助训练一下，给各队培养个尖子。如果成功的话，咱再继续办下去。在选择学员时有三点需要向大家交代：一要思想好，二要年青力壮，三要胆大心细。把车赶过了岔河桥，就发给结业文凭。”支书的提议，得到了队委们的完全赞成。

开完会，我回到家里，会计大宝来我家里玩。我把支书的意见向他说了说，顺便商量着叫谁去合适。提了几个，觉着都不太理想。正在给小建华喂奶的二爽说：

“别在那里噜嗦了，要不我去吧。”

大宝笑着说：“我看嫂子也是块赶车的材料”。

我以为二爽是说着玩儿的，便催着大宝说：“别胡闹了，快决定一个吧，这点事再开会也不值得。”

“谁和你胡闹！”二爽把小建华向炕里边一推，说：“说去就去嘛，啥时候上班？”

我看二爽认真起来，才知道她不是说着玩儿的。她的脾气我算是摸透了。刚成立托儿所那阵，都怕人多嘴杂搞不好，她却把个所长的担子揽到自己身上。第一年插秧，公社训练技术员，她也抢着去，别人说田里的蚂蝗，直往肉里钻。她嘴一蹶：“男人的肉不怕钻，就咱妇女的肉娇贵！”不过那会儿还没有小建华，把门一锁甩手就能走，现在可就不行了。因此我便劝她说：

“赶车比不得当所长和插稻子，得处处动大力气。再说你又有个小孩拖累着。俗话说：拿起赶车鞭，如进鬼门关。你道是闹着玩儿的。”

“妇女又咋的，我就最听不惯你这一套。”二爽脸涨得通红的朝我说：“如今妇女还开汽车驾飞机嘞，一挂马车就赶不得，我就非去学不可，看我赶得了赶不了！”

大宝见我有点尴尬，便扑哧笑了一声：“别再烧饼不吃拿糖（搪）啦，快批准吧，本来是脱不了的事情，何必马前不磕头，马后去作揖哩。”

我气嘟嘟的说：“批准还不容易，就怕她干不了兜着走！”

“你批准了？可不许说二话啊。”二爽高兴得抱起小建华在屋里打转转。

“你先甭高兴！”我声明说，“你学赶车咱没意见，各人有各人的任务，队里的工作不轻松，咱可不能给你当保姆！”

“给谁当保姆？你要那样说，我还不给你当奶妈呢。”说着把小建华一把撇了过来，“给，下半年看你的啦，你甭想娃娃长大了白叫你爹！”我慌忙把两手一伸，小建华差一

点没有摔在地上。

大宝走后，我躺在炕上又琢磨了一下，觉得二爽去赶车，还真有许多有利条件哩。平时她就爱摆弄牲口。队里有十几头牲口，拉起磨来，数着那头从内蒙古买的甘草黄马跑得快，瞅着那四蹄儿腾空，简直象刮旋风。因为它性子暴躁，又有个连扑带咬的毛病，社员们都不愿使唤它。用它的主儿，也都得拿着水桶似的高笼嘴，悄腿蹑脚地运动到槽底下，瞅它不备，给它戴上才敢牵着它走。二爽推磨却总爱牵那头甘草黄。有一天我给她套上了一头小黄犊，才推了几圈，她执意非换上甘草黄不可，还埋怨我说：“真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推这么些面，你想在磨道里过年呀！哪有甘草黄痛快？”

二爽牵甘草黄的时候，也不给它戴笼嘴，到槽上解下缰绳，头也不回的牵着就走。说也奇怪，甘草黄从来就没和她使过一回性子，总是服服贴贴地跟在后面走。我真奇怪，难道她不知道甘草黄咬人？有一回我在屋里看报，听见二爽一人在天井里喋喋叨叨，我从窗棂里一瞅，原来她正用小笤帚给甘草黄用力刮身上的干泥，一边刮，一边数落它不讲卫生。推完了磨，二爽又将磨面剩下的粮食渣，拌上一合草，给它美美的吃了一顿，才向牲口棚里牵。临出大门时，甘草黄直往后拽，还不愿走。看来，她摆弄牲口还真行哩！

二

第二天晌午，我修理好队里的车子，回到家里，见二爽已经把晌饭做好。她一边等我回家吃饭，一边兴致勃勃的练

起鞭子来，小建华乖乖地坐在门边的蒲团上望着她，下蛋的母鸡被她惊得打鸣扑翅地上了屋，要进窝的燕子吱吱喳喳在上空盘旋没法落下来。

吃饭的时候，我问二爽学了啥玩艺。二爽说：“说起来挺简单，一要练基本功，把鞭子打准打狠；二要摸牲口的脾气，好让牲口听使唤。”

我鼓励她说：“得拿出学插稻子那个劲头。”

“放心吧，俺决不让众人皱眉头！”

“震辉老汉的鞭子打得可棒哩！周围几十里他数第一把手。”

“那个我知道，”二爽说：“支书做了个把小时的政治动员，净念道震辉老汉学艺的艰苦。你说说岔河桥的坡度那么陡，车上载重三千斤，他怎么会把车卡在半坡上，还悠闲的掏出锅火镰，打火抽烟呀！”

说起震辉老汉这段经历来，我是很清楚的。我说：“技术过得硬嘛。不过那时候震辉老汉也是为了露一手，多挣地主刘化帮一两块大洋。听说那头辕马也毁在那一场上。”

二爽问我：“后来震辉老汉被刘化帮撵跑了，是不是就为了那头辕马？”

“哪里是撵跑的！”我说：“刘化帮想尽点子克扣他，气得他没法，有一次赶着轿车替刘化帮送小姐，便故意叫马失前蹄，把地主小姐从轿车里磕了出来。那小姐吱哇乱叫地还想发威风，叫震辉老汉狠狠地敲了一顿鞭杆子，从那时起，他便一个人下了关东。”

他俩正一问一答啦着呱，支书来了。支书开门见山的说：“我是来巩固学员的。怕有的学员听了震辉老汉的介绍给吓

住了，可能还有的家庭拖后腿。特别是你这个女学员。”

我说：“支书，你就放心吧，二爽可吓不住，刚才回家还练鞭子呢！”

二爽说：“我看咱这地方，青年赶车手二五眼还真不少。横竖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你干脆给公社提个意见，也给其他大队带一批徒弟吧。如果帝国主义硬是把战争强加到咱头上，我们就赶着马车去支援前线！”

支书说：“我原来也有那么个想法，可二十几个村的事，怕震辉老汉拨拉不了，才把原来的计划取消了。”

“我也有个打算，”二爽笑笑说。“你帮着参谋参谋看看行不行？”

二爽一扎煞翅膀，我就知道她向那里飞。我拦住她的话说：“甭参谋，十有八九又是你要出头露面！”

“出头露面又咋的，”二爽理直气壮地对我放开了连珠炮，“凡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的事儿我就要出头，对巩固集体经济有利的事儿我就要露面！”

“二爽说得对，就得有这么股劲头！”支书说，“把你的打算说给我听听。”

二爽宏音大噪地说：“叫震辉大伯当业务组长，管教技术，别的一切乱事算我的。只要公社批准，保证干好。”

支书高兴的说：“那好办，我这就到公社党委去汇报。今后遇到困难，要多找人商量。”临走时又嘱咐俺俩说，“二爽学赶车，这说明她能够自觉地干革命工作，可不能看成是摸摸鞭杆子的小问题。毛主席号召的三大革命，哪一项没有妇女的参加都不行。叫二爽闯出一条路来，本村的典型，总比学外地的方便，也更切合实际。”

俺俩会心的点了点头，对瞅着笑开了，一直把支书送到犬门口。

三

转眼间，半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二爽把硬棒棒的天井，用鞭子抽起了足有二指深的虚土，就象北岭上那片沙窝地。老母鸡不知在外边下过多少蛋，燕子也被迫搬了家。……她自己右胳膊肿了，使左胳膊；左胳膊肿了，没法抱小孩，就把小建华放在炕上喂奶。有时半夜三更把我拖起来，死劲地问我：“为啥手腕老是挺不住？为啥鞭子下去不杀地？……”

“那要苦练嘛，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你道是三日两早晨就能练成个老震辉！”我睡意朦胧的说。

“我还不知道苦练！”二爽的大嗓门又来了，“我是问你抽鞭子的要领！”

我说：“我可比不上老震辉，鞭杆子的工夫也不过将就着通点门路。”

“要的就是你这点门路。”二爽把我拽起来，我便掐着她的手腕子，一教就是半宿。

有一天，我和二爽正在家里吃早饭，河东村的丑儿愁眉苦脸地来找她，说：鞭子老也抽不响。看样子，八成是想打退堂鼓哩。

二爽撂下饭碗，便把丑儿拉到天井里教她抽鞭子的要领，一边教一边说，“抽鞭子不能只靠手腕子的劲，得用胳膊和全身的劲。大骡子大马的，不然鞭子能降着它呀！”

丑儿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学。二爽说：“咱先到屋里凉快凉快吧。”便拉着丑儿到屋里说话去了。我到队里办点事回来，才知道二爽送走了丑儿。这天干着活，我看出二爽一直在琢磨事儿。吃过晚饭她才问我：

“今晚上有事吗？”

“到大队部开队长会。”我说。

“开会抱孩子——两不误。”二爽说，“我到河东村有点事。”

二爽走后，我便抱着小建华到大队部开会去了。

夜深了，二爽还没有回来，小建华急命的哭着，大概要奶吃。天气又闷又热，在屋里呆不住了，我干脆抱着他到河东村找二爽去，顺便也凉快凉快。到了河东村头上，听到有抽鞭子的声音，我以为二爽在那里教学员哩。我到跟前一看，丑儿和几个男女青年正在互教互学，丑儿那神情简直全变了，又说又笑，鞭子也抽得满带劲。当她知道了我的来意，就抱歉地说：

“二爽姐早家去了。都怪我不好，累得二爽姐黑灯瞎火的还来跑一趟。我们几个送她，她又不让。要不我们帮你找她去。”

我说：“你们练吧，二爽说不定又去办啥事去了。”走在路上，听到各村里此起彼落的鞭子声，我好象看到二爽正在急毛急火地去各村奔走，看到她那拍着手教人的神气。

回到家里，我前腿刚迈进屋门口，二爽就紧跟着进来了。她说：

“你们爷俩怎么还没有睡？”

“小建华要找你呀，我们从河东窜到河西，从河西又跑